

情关西游

悟空的「童年」

《西游记》里的儿童生活史

张怡微

在《西游记》中，只有孙悟空有完整的童年记录，这包括了他的被赐名、饮食、交友、求学、情感和意识的生死哲思，几乎涵盖了现代“童年”问题的全部重要面向。

上世纪初，梁启超意识到文学与儿童的关系，倡导为儿童著译小说，并身体力行。据胡从经《晚清儿童文学钩沉》记载，近代儿童文学理论的建设，自梁启超始，鲁迅后来在散文《祝中俄文字之交》里回忆：“我们曾在梁启超所办的《时务报》上，看见了《福尔摩斯包探案》的变化……”

文学虽然从未遗忘儿童，但儿童的生活却并不十分清晰的。人们最熟悉的《世说新语》中，有不少书写儿童的例子。《世说新语》为儿童开辟了一个书写类型，儿童不只是隐藏在“家训”“蒙学”等文字后面若隐若现的影子，也可以是一群天资不凡的神童。

古代文学作品中还有一些儿童的书写，如哪吒、红孩儿、善财童子，非常接近荣格所定义的“永远的少年”，即永远以儿童的形象出现，获得了人们的喜爱，为许多人的童年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

描述儿童生活的文献，由于是成人的手笔，实现的意图自然也是成人化的。在中国，既然现代童年的概念到清末才被有意识的建立起来，那么我们回看从前的作品，会发现《西游记》几乎是一部“累积型”写作的儿童生活史。林庚先生在1988年写作的《〈西游记〉漫话》一书中比较直接地谈到了孙悟空与童年、“童心”之间的关系。

自《取经诗话》中引入“猴行者”形象以后，孙悟空在“西游故事”群落中的戏份日益加重、越来越喧宾夺主，如果我们仔细留意的话，在《西游记》中几乎每个人都有来历，但只有孙悟空有完整的童年记录（世本《西游记》第七回）。

有一个细节很有意思，孙悟空因为怕死走出花果山求取长生不老的本领。他拜师须菩提，也学会了变化之法与腾挪术，那么他到底有没有学会长生不老的本领呢？没有。但在第三回，孙悟空问龙王借兵器，龙王不认他，对来路不明的孙悟空很客气，问“上仙几时修道，授何仙术？”悟空道：“我自生身之后，出家修行，得一个无生无死之体。”

(作者为青年作家)



左下图，蜜蜂是生活在云端花圃中的小鸟，只在身体的一侧长有一只翅膀，必须两只结伴飞行。
上图，九尾狐可以自由穿梭于天地之间，它能给予生灵繁衍生息的能量。
右上图，雕头山顶的角是大地上温度最高的地方，坚硬的岩石碰到它顷刻间熔为蒸汽。
右下图，乘黄是九尾狐的目光幻化成的灵兽，是自由的游侠。

本栏图片出自青年画家刘力文(十驎)绘《山海兽》一书



重读经典

从上古神话到志怪小说 人类怎样“驯化”了神兽

李天飞

中国神话的谱系是中国文化谱系的体现，随着对中华创世神话的不断梳理，“神兽”作为神话中必不可少的一个元素，也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谈论。神兽不仅是神话中的必要角色，更是人类各种内部、外部关系的折射。研究神兽在历史脉络中的位置，何尝不是对民族精神的探索？

——编者

“神兽”这个概念是和神话伴生的。随着神话谱系梳理和玄幻文学的流行，越来越多的人喜欢谈论它。上古典籍《山海经》是集神兽之大成的一部著作。《山海经》描述神兽，大体是遵循“形象+习性+名字+见之有何效验”的公式，比如《北山经》的狱法之山：

有兽焉，其状如犬而人面，善投，见人则笑，其名山狻，其行如风，见则天下大风。

人们用猎奇或神秘的眼光看待神兽，有时候也称之为“怪兽”。事实上，神兽或者怪兽这个概念，并非《山海经》所独有，如

《庄子·达生》：“水有罔象，丘有夔，山有夔，野有彷徨，泽有委蛇。”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怪兽。庄子还描述了委蛇的形象：“委蛇，其大如毂，其长如辕，紫衣而朱冠。其为物也，恶闻雷车之声，则捧其首而立。见之者殆乎霸。”这种“形象+习性+名字+见之有何效验”的公式，和《山海经》描述的怪兽是一样的。

人们对未知的空间，保持着恐惧感，进而认为里面有神秘的怪物，这个思维方式是亘古不变的。即如“水有罔象”的想象，到今天并没有消失。

今天民间，仍然普遍认为水里有“水猴子”，力大无比，会在水底拉人的脚，把人拖到它的河底深渊中吃掉。但是一旦上了岸，就力气全无，任人摆布。

水猴子在日本叫“河童”，也是住在河里，外表看起来像三四岁的儿童，身体覆盖着坚硬鳞片，有鸟的喙、青蛙的四肢、猴子的身体及乌龟的壳，如同多种动物的综合体。传说其弱点为头顶的碟，只要诱骗河童弯身，让他头顶碟子里装的水流尽，他就会精力尽失。

由此我们会想到《西游记》里的沙和尚，沙和尚原本是“深沙神”，后来因为这

个名字，和沙漠产生了联系。然而东南沿海想象不出沙漠的西游故事里，他的沙漠属性完全消失，成了水里隐藏的可怕妖怪。猪八戒百般诱骗沙和尚上岸来，似乎也带有“水怪离了水便失去能力”的古老设定。

沙和尚的形象与河童的某些特征有隐隐的共通之处，譬如头顶上的一圈光秃。网络上流传的沙和尚或日本河童图、日本动画片里的沙和尚，和明代世德堂刊本《西游记》插图里尚未被剃度的沙和尚，隐隐然带有共同的家族元素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水猴子、河童和沙和尚都是“罔象”这种怪物的后代。

纵观神兽的演化史，说明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发达，未开发领域的不断缩小，神兽逐渐失去了神性，被人文化。人们的思想从关注神学到关注人学，从天上的关注拉回到人间。

我们观察整个中国历史，就会发现神兽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演化过程，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：

第一是原始阶段。这个阶段大概对应春秋到两汉，特点是“人兽相畏”，神兽带有非常强烈的自然特征，除了少量供人役使（如蛟龙，操蛇）之外，多数是人们害怕、崇拜的对象。

最早的“神兽”叫“物”。《左传·宣公三年》：“铸鼎象物。”这个“物”指的不是普通的物，而是怪物（所以“怪物”和“物怪”可以通用）。铸造的目的，是“使民知神奸，故民入川泽山林，不逢不若”，这些“物”，带有强烈的自然神灵的特征，今天出土的很多青铜器上的神兽造型，都能和《山海经》神兽找到对应。

当时有一个专门的称呼叫“畏兽”，郭璞注《山海经》经常提到一种《畏兽图》，比如：

又北四百里曰谿明之山……有兽焉，其状如狸而赤豪，其音如榴榴，名曰孟槐，可以御凶。（郭璞注：“辟凶邪气也，亦在畏兽图中。”）

《山海经》里的怪物，同时也出现在《畏兽图》中，被广泛传播。“畏兽”，表示这是人们害怕的东西。

第二个阶段，可称之为杂糅阶段，特点是“人兽相杂”。这个阶段大概对应魏晋南北朝到唐宋。神兽开始逐渐失去自然性，演化为“瑞兽”。人们对神兽开始失去恐惧感，学会加以利用。很多原始怪兽消失了，新的怪兽兴起，被人类“驯化”，比如镇墓兽在

全国的流行就在这个时期，神道石兽的流行，也在这个时期。

第三是没落阶段，这个阶段对应宋以后，佛道等侵入想象空间，神兽被宗教“清整”，完全失去了神的意义，沦为装饰品和宗教神佛的坐骑。《西游记》里的神兽，甚至能变人，如文殊菩萨的狮子，变成金毛犍士，生活在人类的世界里。我们从不会对青狮、白象、金毛犍、九头狮子产生什么畏惧，而《山海经》里不会变化的陆吾、毕方鸟、猖狂、何罗鱼……完全销声匿迹。就算是刚才所说顽强生长的水中“罔象”们，要么表现得像“河童”一样的人类的样子，要么改头换面，做个完全人化的沙和尚。

纵观神兽的演化史，说明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发达，未开发领域的不断缩小，神兽

逐渐失去了神性，被人文化。有趣的是，这个变革的关键转折点，恰在唐宋之交，或者是中唐之后。学者孙英刚先生说：“唐宋之交，人们的思想从关注神学到关注人学，从天上的关注拉回到人间。这种变化，从古文运动的柳宗元等人就开始了，把宗教谶纬等神学内容从儒学中剔除了出去。”

事实上，我们发现，古代帝王非常喜欢用神兽做年号，比如五凤、青龙、赤乌、神龙、龙朔、神龟。然而最后一个用神兽做年号的帝王，是后梁元年921年的“龙德”。正好是“唐宋变革”之际。此后宋元明清，诸如嘉靖、永乐、绍兴、元丰之类的年号，再也没有一个神兽的影子，“乐”“丰”“嘉”“庆”“隆”这些汉字都是体现人文精神的。

动物的神性，究其原因还是人类赋予的——它们必须进入到人类社会，与人类共生。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，无论是神兽，还是妖怪，都越来越趋近于人类的样子，过着人类的生活。

人们对动物界的想象，并没有随着上古神兽的消亡而终结，而是被很多其他后起之秀取代了。比如中古时代，山海经里的神兽都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妖精。

如果说中古的精怪只是偶一为祟，到了明清，《西游记》《封神演义》等小说的兴起，妖物被赋予了越来越多的人性特征：它们会和人婚配，娶妻生子。它们会占山为王，形如匪寇。甚至可以当上一国之君。神的领域一步步被侵占，留给人类的只

是妖了。持续到今天，我们就发现了一个好玩的现象：大型神兽，除了被神佛“驯养”之外，基本都消失了，只有狐狸、黄鼠狼、刺猬、蛇和老鼠，俗称“五大仙”的中小型神兽顽强生存了下来，而且在民间信仰中仍然占有一席之地。这和真实动物的进化历程非常巧合。

究其原因，是那些占据自然界的神兽，因为自然领域的不断变狭窄，在人们心目中逐渐失去了神性。

一个典型例子是虎。上古的神兽，很多以老虎为原型，出现在《山海经》里。《太平广记》作为中古的故事，里面大量老虎吃人需要上天批准的故事，说明在唐代，老虎还具有相当的神性。与此同时，秦岭等大型山脉中的老虎数量，也保持着相当的规模。宋代之后，这样的故事越来越少，而华南虎也几乎灭绝了。

神性，究其原因还是人类赋予的。动物如果想获得神性，必须学会和人相处。“五大

(作者为青年学者、作家)